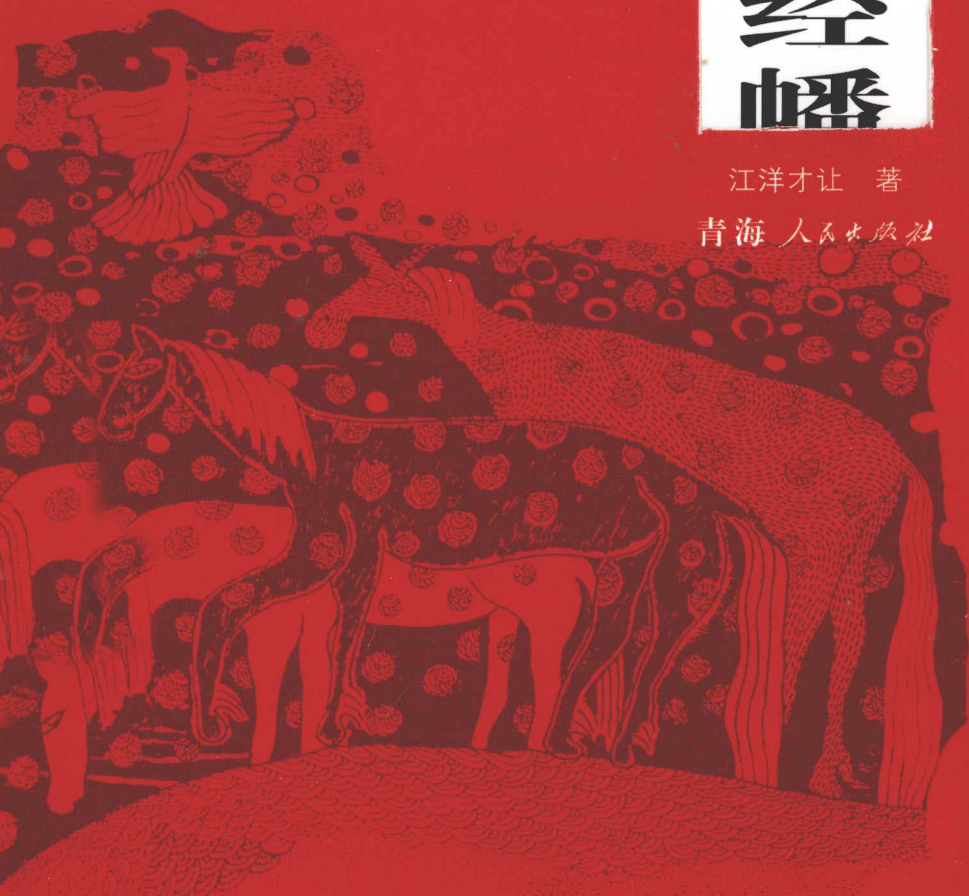


藏地原创

马背上的经幡

江洋才让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背上的经幡/江洋才让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25-04535-1

I. ①马…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5697 号

马背上的经幡

江洋才让 著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印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5-04535-1
定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他不想再看到落在近处的那只红嘴乌鸦了。于是，他俯身假装在草地里抓到了什么，向着那个方向抛去。这个举动，吓得红嘴乌鸦迅速地拍翅逃离。它在他的头顶转了一圈，临了，还叫了几声，像是在诅咒。然后，它的身影就遁入了天空的缝隙。是缝隙！他再次肯定道。在他的意识里，那只红嘴乌鸦的出现好像是在证实这次赛马的失利。确切地说，他的身心也输给对方的身心了。卡开想到这儿，心情就更加不好了。他仰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蓝得有些发暗，蓝得有些虚假。要不是身边吃草的马儿将鼻息喷在他脸上，他真的就误以为天空会因着自己吹出的那口气，像气泡一样被吹远。但这种担心终究是多余的！这倒使他暗自庆幸马的鼻息适时地来临。于是，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一种温热的触感从指尖冒出来。然后，卡开坐起身用眼睛平视起草原：已经是下午！从赛马场上出来的那会儿可是中午。当时，不知

怎么，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惫。看来，还是那种失败后产生的情绪在作怪。失败导致了落魄！这在康巴人看来是男人之大忌。但没办法，谁叫自己输给了情敌。这可真像是走路时摔了一跤，嘴巴竟贴住狗尿苔了。卡开想到他骑着那匹白马超过自己并送向自己耳畔的那丝冷笑时，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还想到那人得了头筹之后，披红戴花，骑在马上，耀武扬威地举着写有三千元字样的大红纸包，向他挥来挥去，好像一切的一切早已注定。因此，卡开不愿意再提那人的名字。但越这样，名字就直楞楞地在脑海里突兀出来。

他叫洛扎！早年间曾用情歌勾走了卡开的对象。虽然卡开现在结婚了，但至今想起她时，他的鼻孔里都会有一股气流往泪腺里涌动。卡开知道，这样的時候自己必须躲起来，安静地返观内心。

现在何尝不是这样！

已经是下午了！天空中，太阳忽然就被乌云给遮住了。卡开不知道天上何时出现了这种东西。也许是在自己平视草原的时候。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早就躲在了太阳的光芒之后，准备随时跳出来遮挡太阳一下。……不一会儿，整个天空就暗了下来。乌云中时不时地透出闪电的迹象。它那扭曲的样子，带着一阵阵轰隆隆的雷声，使卡开的心里再次生出不爽来。可即便这样，天空依然毫不怜惜地降给他一场瓢泼大雨。

卡开习惯性地躲在马腹下。一股雨水的湿气伴着新鲜的草香弥漫开来。卡开感觉到它们来临的方式怪异而又轻佻。因此，他蹲在马下的身子稍稍地动了一下。紧接着，他感觉

到那股湿气使他的面颊泛起了一股冷意。雨水哗哗地下个不停，好像意在冲刷卡开失落的意绪。可卡开感到这种意绪因着雨水而加重了。他叹了口气。他又叹了口气。当他打算再次叹气时，雨忽然就停了。空间中立时多出了很多别的声音。只是这时卡开却侧目瞄到马的阴茎正膨胀着指着自己的脑袋。……他扭头看了一下，又扭头看了一下，接着便厌恶地从马腹下钻了出来。

雨后的空气通透、薄脆得让人心生惬意。

卡开看到时候不早了，就急急地跨上马，继续赶起路来。

这个时候，马的表现不再是不尽如人意了。经过一场雨水的冲刷，它显得精气十足。它浑身上下散发出掩藏在黑色皮毛间的一股香气。蹄子踏在草地上更是叭叭有声。它忽然就昂起头来，甩动头颅，马鬃上未干的雨水被甩了出去。它的鼻子里呼出热气，甚至还打了几个响鼻。草地吸收了雨水，也吸收了马蹄下踏的力量。卡开手里的缰绳摆动得更加频繁了。可是在他脑海里熠熠闪光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地名。其姆麻缠格是接下来要到达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古怪之处是并没有一个花脖子的母狗存在。即使周遭的山脉也都有自己恰如其分的名字。那么，其姆麻缠格这个地名缘何而来，卡开对此作了很多种假设，有些假设甚至荒诞到了鸟翅都会割下人头的地步。可是，不沾边就是不沾边。不沾边就是一个太阳和另一个太阳之间的关系。

卡开到达下一个地方时，从太阳所在的角度推断大约四点钟了。

这个时候，他已不再去想那些像矿石一样闪耀的地名了。骑在马上，他老远就看见一群秃鹫落在地上扇着翅膀争吃着什么！他猜测秃鹫们也许是在吃一只羊的腐尸。对于秃鹫来说，腐臭的气味是心灵的点化剂，使它们明白处在自然的链条之上，自己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卡开想到这儿，就用双腿使劲一夹马肚，马立时加快了速度，四蹄交错蹿出去好几米，使刚才还显得有些缓慢的风速有所提升了。不一样的风打在了卡开脸上。不一样的风使卡开最终明白骑在马上是为了到达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会使他想到如何在月光下长久地入睡，那时，一切的疲惫和失落都会在梦与梦交汇的地带飞散的。现在，那些秃鹫开始感到他的存在了。可是先前它们似乎没有太在意一匹马或者一个人的来临。它们只是想着如何用最简便的方法让那些食物进入肚腹。可是卡开在这个时候揣测的，却是它们在享用何种动物的血肉！卡开跳下马来，走近秃鹫。一只秃鹫竟然跳出来用翅膀来扇他。卡开用手把它的翅膀挡了一下，目光却往它们的中间扫去。卡开惊愕了，是一个人的尸体。直到多年之后，卡开都能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一股冷风从心里往外吹，冷意一寸一寸地漫遍了整个肌肤。……卡开看到死者的袍子已被撕成一条一条了，有些布条上还沾着血，它们偶尔会随着从秃鹫与秃鹫的缝隙间吹进来的风有气无力地飘几下，更多的时候则低垂着。卡开开始猜测这个人是怎么死在这里的？！他的身份？！他在秃鹫围成的圆圈边走来走去。他想一个人如果死在旷野，那么他可能是带着一种要命的疾病在苦苦前行。他也许知道自己的去处，死！死亡！他甚至会想到死在空旷

的草原，要比死在市井被人俯视好得多。想到这里，卡开仰头叹出一口气来。太阳在天上映衬着他的情绪。许多的云朵转眼又要靠近它了。卡开知道如此时刻昏暗的意绪会使自己更加郁闷的。他低下头继续着自己的古怪行为。他绕着那帮秃鹫转圈。不经意间，他看到一只秃鹫将死者的眼珠从眼眶里啄了出来，血淋淋的。卡开连忙闭上眼睛，把身子转向别处。这是一次发现的开始！当他睁开眼睛时，卡开看到自己面对的地方，一个乞讨用的布袋和一根驱赶狗的棍子扔在地上。死者的身份立时被她猜了出来。

“乞丐！”卡开骑在马上念叨着。

“乞丐！可怜的乞丐！”卡开再次强调道。

说着，他已骑马涉过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河流里不时地有鱼跳出水面，卡开看到那些鱼儿在跳出水面的同时半张着嘴，他甚至瞅到了它们的眼睛里闪动着片刻的恐惧。然后，它们复又落入了水里，伴着吧嗒吧嗒的落水声，连同它们的恐惧一起淹没在了水里。卡开想到这些鱼儿的行为确实有些古怪。但是再怎么着，它们的行动也不可能影响到马的速度。马儿奋力一挣，就从水里踩到了岸上，紧接着，它忘乎所以地抖了一下身子，试图把沾在肚皮上的水珠抖落下来。卡开轻轻地骂了一声，那马才放弃刚才的举动小跑起来。

太阳转眼就挂到了状如犬牙的山尖上了，卡开觉得如果真是犬牙，那么接下来，它们就有要咀嚼的意思了。可是，太阳似乎是属于那种非常滚圆而滑溜的东西，那些犬牙状的山尖最终没有挂住它，它滑向了山的背面。天要黑了！心要亮了！飘浮在空间中的浮尘黯淡了！卡开想到一连串的后果

关系，但他不知道那些因果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空洞。冥想者说，那才是要参悟的根源！……回家后，卡开坐在卡垫上斜靠着马鞍。马鞍上散发出一股被烤热的皮革的味道。卡开听到牛毛帐篷的上方有风走过。他想到风有六只脚、三十六个脚趾头，而且每个脚趾头上都涂有金黄色的油彩。它吹送着星星的言语，把他老婆玛措内心的话语给激活了。这真是个奇妙的感觉，卡开知道只有自己才会这么去想一些事情。至于这种想法的合理性，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必要去追究！

玛措说：“赛马的结果如何？”说着，她的额头就碰到挂在帐篷支柱上的灯泡，灯泡晃了晃，玛措伸出手稳住它，她带着一种埋怨的语气说：“看来，太阳能蓄电池是要坏了。电池板被阳光照了一整天了，可是，发出来的电还是那么昏暗！”

卡开不想说话。玛措怔怔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心里立时明白了许多！于是，她故意清了清嗓子，一只手捂在嘴巴上，而另一只手却拿起了铜勺。她不知道自己拿着铜勺要干什么！基于此原因，她的动作僵硬起来。卡开看着老婆不知所措地站在土灶前，心里就懊悔起来。他想，输就输了，没有必要把这种不良的情绪传递给家人。真该死！他暗暗骂着自己。然后，他听到自己在说，输了，本来是要拿头魁的。可是，那马不争气。没有办法啊！卡开说完这句话后心里再度懊悔起来：怎么能怪马呢！这绝对不应该。洛扎的马固然好，可是它能让他肚子底下避雨吗？绝对不会！

渐渐地，卡开感到自己的心绪趋于平和了。

牛毛帐篷里，灶火散出的热通过空气在传递。

这时，玛措把铜勺放到了平锅盖上，又说道：“明天我阿爸可能要来！”

卡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里便嗡了一下。他的表情立时从刚刚获得的平静转入惊愕。他把口水咽入肚里，喉结一动，说道，什么？你阿爸要来！玛措看到卡开一脸惊慌的神色，有点儿不高兴了。她淡淡地说，对啊，可能要来！不，一定会来。卡开听到这里不由地以手加额，他想到这个老头又会对他唠叨些什么了！在卡开的意识里，老丈人总是板着脸的。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爱挑刺的主，似乎他的每根胡须上都挂着愤怒！牛羊的膘情，羊圈的牢固程度，以致放牧的心态，都是他要过问的。卡开立时想到自己该有个心理准备了。夜里，玛措缠着他要干那事，可是，卡开丝毫没有兴趣。不知怎么，他想起了白天遇到的那个被秃鹫们啄食的死去的乞丐。他想在这个时候，自己只能为他念诵经文了。想到这里，卡开喃喃地念起经来。玛措听着经声像汨汨的水流，柔曼地涌入了自己的耳孔，慢慢地她感觉自己是被这股水流给冲走了，她的身体清凉地在水面上漂浮，漂浮，睡意弥漫上来，睡意弥漫上来，玛措真的就睡着了。可是，卡开的诵经声丝毫未停，直到他感觉喉咙里有一股痰液产生，才适时地停了下来。不一会儿，牛毛帐篷上的细孔里有月光渗了进来，好像是一瓶水银洒在了帐篷的面子上。卡开躺在垫着厚厚毛毡的地铺上，真想走过去把那些月光捧在手里。他想啜饮这样的月光，即使是毒药他也愿意！

风的六只脚又在草原上迈动起来了。卡开起先想象着它的一只脚踏到一堆石头上了。果然，就当它走过石堆时，大石头上码放着的小石头被吹了下来。卡开走过去，把那块小石头放回原位。他想到风吹拂起头发的态势，像是有些恼了。它迈着六只脚疾驰而去，丝毫不给他看清楚的机会。这堆石头堆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卡开在很小的时候听人说过，石堆实际是路标。现在看来也是这样。它处在有四个沟口的草原上，而它所对着的那个沟口恰恰是水草最为丰美的草场。当然，在草原上除了嘛呢石堆难得看到这样的乱石堆。卡开还知道一个传闻，跟格萨尔王有关，白岭国的大军就是依着这个路标，找到了休整的绝佳地带。卡开想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牛群已经漫上了山坡。

“老丈人要来！”

卡开躺倒在乱石堆旁吓唬自己。

“是吗？他真的要来吗？”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在他的头顶上方回荡。

卡开扭头就看到了半脸达丁。他那半边没有发黑的脸闪烁着笑意。卡开看出他的笑意里带着几丝嘲讽。卡开不悦地盯着他看，看久了就觉得半脸这个绰号对于他来说真是太合适不过了。他知道打娘胎里出来，达丁就带着这块殃及半边脸的黑色胎记。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他阿妈在雨天打雷时穿过雷区，致使肚里的婴儿落上了雷电的记号。可是还有人说，半脸达丁的脸上之所以出现如此的情形，归根结底，和他阿妈爱吃花瓣有关。卡开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在这片叫作布吉辰萨的草原上，所有的牧人都把达丁的阿妈唤作花叶

舅娘。草原上甚至还流传着有关花叶舅娘的童谣：“花叶舅娘，花叶舅娘，牛奶洒了变成雪了！花叶舅娘，花叶舅娘，看住天空鹰要飞了！”

可是早在很久以前，卡开已故的父母曾告诉他，这支歌在达丁的阿妈未临世之前就存在，这样说来，歌谣里所说的花叶舅娘其实不是达丁的阿妈，但是，人们愿意把她看做是花叶舅娘自然有他们的道理。

半脸达丁看着卡开发呆的神情，就笑着说：“树的表情枯了！你的表情僵了！”

卡开完全明白他所说的意思，他甚至还感应到了半脸达丁话语后面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一层意思。但是，卡开没有把这句话太放在心上。卡开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必须把上身挺立起来。挺起上身之后，半脸达丁就坐在了他的身边。

半脸达丁又说：“老丈人要来，你不回去等他吗？”

卡开知道他会来这么一句，就没好气地回应道：“那牛谁来管，你来替我吗？”

半脸达丁的半边黑脸毫无表情。他说：“还是多生几个小孩吧！要不你的羊也用不着掏钱让别人替你放了！”

这句话触到了卡开的痛处。卡开和玛措结婚已三年了，可是，他再怎么卖力也没有看到老婆的肚子大起来。卡开有时会想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但整个家族都没有过这样的病因。那么，是玛措有问题啦！当卡开提出自己的猜测时，玛措就不再开口说话了。直到有一天，卡开抱着她的细腰请求原谅，玛措才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一对耳环戴上，她说，好看吗？卡开回答，这还用问！她又说，日子就是左耳环上的光斑往

右耳环上转！卡开说，谁说的？她回答，我阿妈！……她还说，不要担心怀孕的事，该来的迟早会来。就像她的阿妈是在结婚七年后才有的她，而且她是家里的老大。卡开觉得老婆的举动有点儿奇怪。但是后来他明白了，这是老婆为自己的胜利举行的一次小小的欢庆。

半脸达丁知道卡开的沉默意味着他又在想问题了。但是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老早就有了它的定数，人的想法左右不了它的存在。天神下凡到草原上对黑头凡人说，你就想吧！想通了你就是半个我了！可是，大多数的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想通。而半脸达丁却很愿意去猜那种不能被人左右的意志，他的方法就是算命！布吉辰萨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他替人算命，可是，从来不准！现在，他又想猜神的意思了。

他说：“卡开，别想了，还是我替你算上一卦吧！”

卡开说：“好吧！”

接着，卡开就看到半脸达丁取出掖在腰带下的一个皮口袋来。

他把皮口袋拿到卡开的耳畔晃了晃！卡开便听到口袋里传出了咕噜咕噜的响声。

半脸达丁打开袋口说：“你想算什么？”

卡开想了想，说道：“就算我老丈人今天会不会来！”

半脸达丁把皮口袋伸到卡开的手前，说：“从里面取一样东西出来吧！”

卡开显出一副很听话的样子。他的神情在那个时候被半脸达丁牢牢地记住了。半脸达丁看到卡开的手慢慢地伸进了袋口，然后，他感到了皮口袋往下一沉。显然，是卡开的手

探到袋子的底部了。卡开的手在里面摸索着，他摸到了很多东西，有金属块，有动物的骨头，以及木块、细绳、鹅卵石。卡开的手在摸到光滑的鹅卵石时就停了下来。他在皮口袋里暗暗地用手指揉搓着它。他感到如果真的需要验证什么，那么就是它了。鹅卵石！卡开从容地从皮口袋里把它取了出来，灰色的，映衬着身旁的这个石堆！

“就是它！”卡开把它交到了半脸达丁的手里。

半脸达丁拿着这块鹅卵石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最后，他把鹅卵石扔进皮口袋里，然后告诉卡开，你的老丈人今天会来。

卡开听到这句话后不由地向四周张望起来。

是来人了！但是一个女人，一个嚼着花瓣的女人！花叶舅娘！半脸达丁的阿妈。卡开看到她的上嘴唇残留着一点儿红色的花瓣，像是她的嘴唇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里面渗出了露珠大的血滴，晶莹、艳丽到近乎经过了火的煅烧！卡开很想告诉花叶舅娘，应该清除嘴唇上的残留物。可是，她却无视卡开的存在！她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儿子！

她柔缓地对半脸达丁说：“走吧！我的丑儿。”

半脸达丁顺从地跟在她的身后。他把皮口袋又掖回到了腰带下。卡开想到，他应该算算自己的阿爸是谁！布吉辰萨草原上大家的舅舅。因为从他那张丑脸上任何人都会失去猜测的依据。所以，他真的应该算算，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结果！

老丈人在四天后才来！之前的几天，倒是有几个路过的

人来讨茶水喝。但卡开只记住了两个人的言语。一个是穿白袍子的木匠告诉他的，而另一个穿黑袍子的牧人则把他的话语直接注入到了卡开的骨髓里。卡开细细地回味着他们的话语。他发现，言语的区别在于内心的区别。而心中的天地，则决定了心灵的境界。那个穿白袍子的木匠是徒步从布吉辰萨草原的北部走来的。而那个穿黑袍的牧人则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从西而来，像是天界的骑手下凡。木匠端起茶碗柔缓地说，该走了，我留不下我的背影，但我要留下我的话。我的话里有树木，记得牢了，会覆盖你们的梦。而那个穿黑袍的牧人则把嘴里的一个茶梗吐到地上说，谢谢你们的款待，难怪布吉辰萨草原是酥油做的！我的心里油添多了，会多愁善感的！说着，他一掀帐帘身影就闪到了马上，蹄声一响，卡开走出帐篷瞭望，他早已不见踪影了。而那个木匠则背着装有工具的牛毛口袋慢腾腾地往前走。卡开想到，白袍木匠不要求记住他这个人，但要求记住他的话，虽有些强人所难，可他的目的却达到了。卡开想不起他的模样，可他的话语却被牢记心间。而此时，卡开想得更多的则是黑袍牧人，他竟然说，布吉辰萨草原是酥油做的；他还说什么心里的油添多了，会多愁善感的！……几天来，卡开一直在想这句话的意思。正午时分，他好像有点儿懂了。他任由牛群散布在山上吃草，自己却下山返回到家中。

老远，他就看见老丈人的马卸了鞍具拴在牛毛帐篷前。

走近了，就看见马嘴上还套着帆布饲料袋。

卡开掀开帐帘走入帐篷。还没见到老丈人，他的脸上已堆满了笑意。

老丈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黑着脸细心地对付着手里的一块羊肉。直到卡开开口向他说话时，他才微微地对他点了一下头。

卡开和玛措挤完牛奶和羊奶之后，夜里，老丈人看着悬挂在帐篷支柱上的昏暗灯泡对卡开说，该换个新的太阳能蓄电池了。要不整个布吉辰萨草原上只有你们家要黑灯瞎火了。到时，你让我这个老丈人的脸往哪儿搁？！

说完，他就不再理会卡开了。卡开心事重重地看着围着灯泡转圈的两只蛾子，内心深处竟然滋生出与这个黑夜相匹配的想法来。他的手里端着碗，而嘴里却咬着一块羊肋巴。他想到在很久以前，在康巴牧人的牛毛帐篷里还没有可以点燃的酥油铜灯时，苯波巫师所持有的就是这种姿态。传说那时他们的法力强大，能让岩石说话。碗里总是盛着几勺黑夜。而羊的肋巴则能通过火塘里的火开裂出预言。卡开不相信有这种预言，如果相信，他早就相信半脸达丁了。他想到在那样的氛围里，羊肋巴开裂出的噼啪声，会吓着熟睡的人们！卡开喜欢那些处在梦里的安静者。

老丈人依旧不理他。他只顾着和自己的女儿玛措说话。

他的话语在卡开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他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卡开在一旁听到他的舌头在口腔里弄出些响动来。

玛措在这时似乎有了很强的倾听欲。她的那只带着古旧象牙手镯的手扶住了自己的下巴，卡开知道面对玛措闪动的眼神，老丈人不讲是不行了。

老丈人继续说道，我搅扰到了一匹雌狼的梦！没有谁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除非那真是在梦里了。他停下话头看了看女儿。女儿依然是没有出嫁前的那种神情。卡开从嘴里把羊肋巴取出，扔到盆子里，发出的动静一点儿也没有打扰到老丈人要把这件事情讲下去的兴致。……那时，我刚走入加结格玛，在一片滩上我听着马蹄的声音就知道自己的马行走的兴致很高。可是，过了一会儿，它竟然在滩上打起转来，好像是遇到了什么不可解决的麻烦。我睁开眼睛，要知道我有在马背上打瞌睡的毛病。这个毛病不好，以前因为这样我就从马上摔下来过。老丈人说就用手摸了摸曾被摔断肋骨的地方，但他的讲述并没有因着这个动作停下来。你猜我看到了什么？狼，一匹雌狼。也许它正在睡觉。可是那个草坑子太隐蔽，以致我的马儿差点儿踏到它了。因此，它的恼怒可想而知。它挡着路不让马儿走。马儿向左，它就向左；马儿向右，它就向右。这样，我骑在马上只能感到草原的风景在旋转。但对于一个老牧人来说，风景早就不是风景了，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但是，经过这样的旋转，我还真感觉风景就是风景。老丈人说到这里知道自己把话给讲远了，就连忙在空中摆了摆手。……那匹雌狼挡在那儿不肯离去。面对如此的境况，我只有同它讲话。我用手狠劲一拉马勒口，马就停了下来。……我在马上对着那匹雌狼说，走吧！不是故意要踏到你的。可是，它依然无动于衷。这个时候，我只好下马。那匹雌狼大概是欺我年老，就做出了一副要攻击的姿态。我连忙说，不要啊，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我看到它俯下狼头，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谁都知道这是铁了心

要进攻。我连忙上马，继续在马背上说道，姐姐啊，真的是场误会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听到姐姐这个称呼它竟然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又说，姐姐，我要去看我的宝贝女儿！你就放我过去吧！你猜怎样，那匹雌狼竟然让开了路。它眯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直到我再次喊它姐姐时，它才离开！

老丈人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就坐在灯光下看着女儿玛措的表情。

玛措似乎很理解阿爸的心情，就说道：“那么，我要称呼这匹雌狼为姑姑啦?!”

卡开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看到老丈人宽阔的双肩被灯光打亮了。老丈人似乎没有听到女儿的问话，却听到了不被自己注意的角落里卡开发出的动静。

他知道自己该对卡开说话了。于是，他的声带一颤，一段很有节奏感的话语就脱口而出。但是他仍然阴沉着脸。声音在耳际飘荡，这次赛马的结果如何？话语冰冷得使原先所具有的节奏感大打折扣。

卡开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在寻找一个能够使自己得到缓冲的时间。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是拿刀子都吓不走的！卡开当然知道，问题是石头里的瓢，不来则好，来了就要面对！是要面对，而且要果敢地面对。卡开想说话，却没有发出声来。这让他感到很吃惊。但是，时间逼迫着他要把那句话给讲出来。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闷闷的，在鼻孔中引出共鸣的效果。

“草原第七!”

老丈人似乎很不满意他的回答，又问道：“谁得了头